



深山擒匪记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深山擒匪記.....	洪 潮 (2)
新任务來的時候.....	段荃法 (17)
陰謀.....	鄭藍云 (31)

深山擒匪記

洪 潮

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濃厚的黑云遮蔽了藍色的天空，雷在云層里怪声怪气地吼叫着。

連長刘增年坐在院里一把椅子上。他穿一件綠襯衫，面色發黃，顴骨高高地突起，兩道直挑的濃眉上橫着一道不深的縐紋。他剛害过瘧疾，連着十多場發冷發熱，害得他渾身沒力气。他兩眼注視着天空，腦子在盤算着部隊的行動。他熱切地盼望着这次搜山能將坪峪一帶的土匪一網打尽，他也滿怀信心地相信自己勇敢机灵的獵手們，会將这些害人的野獸全部消滅。但他又非常焦急，疾病像繩索一样纏繞着他，使他不能参加这次光荣的搜山任务。

一陣“嚓嚓”的脚步声，打断了他的沉思，他抬起头來看時，民兵副隊長崔二虎領着一个老大娘走進院里來。

“刘連長，下溝李大娘找你有話說。”崔二虎說着，隨即又指着刘連長向大娘介紹說：“大娘，这就是刘連長，你有啥事情跟他說吧！”

刘增年讓大娘坐下后，大娘就用手擦一下額上的汗珠，小聲說：“同志，我給你說，这是件大事，我是豁上老命來的呀！昨晚我在黑土河俺姐家，俺姐对我悄悄說，土匪头子周德光跟他的勤务兵現下藏在黑土峯山一个洞子里……”

“真的嗎？”劉連長與崔二虎几乎是同声問道，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兩個月來，一直在搜尋周德光的下落，現在竟有了消息。

“一點也不假！”老大娘認真地說，“我姐說得可清，他是藏在黑土峯山半腰大鷹嘴石下的洞子里，逼着俺姐家給送飯，還說走了消息殺絕全家。”

“啊！大鷹嘴石下，藏得真巧！”崔二虎憤憤地說。

“你知道那地方？”劉連長問崔二虎。

“知道，我在那打過獐子。”崔二虎回答。

“連長！你不知道，我跟周德光那挨砲子的呀，眼是算不清的！老大娘憤恨地說，“二虎知道，看他害俺多苦吧。今年四月大娃他爹被他們拉到小楊溝，周德光把老头打了好幾槍，我去看看，天呀，頭就打爛啦！那一輩子連螞蟥都沒踩死過的老漢犯了啥罪，被他們糟害成那樣！那天死了几十個，就是二虎他爹不也是那回叫打死的嗎！同志，給俺報仇啊！”老大娘抽噎着哭訴。

隨着大娘的哭訴，崔二虎的心像刀扎樣的痛。多少年的仇恨，涌上心頭。

大地主周德光，是坪峪溝的大惡霸。他吃着七、八千石碾子，坪峪一帶方圓几十里的土地、山岳、森林、河流都被他霸占着，這一帶的百姓就成了他家世代代的奴隸。他家養有几十个打手，對農民隨意打罵以至處死，人們叫他“土朝廷”。崔二虎十七歲那年，一天他在山林里打了兩只長翎花野雞，正高兴地挑在土槍上往家走時，周德光的兒子周小宝看見了，叫打手連槍帶雞一伙奪去，說是不經他家答應私自上山打鳥，把二虎爹老柄叫去大罵一頓，結果要崔二虎給周家

送三个月野味才算完事。一九四八年坪峪解放了，压在坪峪人們身上几千年的封建大石被掀掉了。坪峪人民在共产党領導下，轟轟烈烈行動起來，成立了自己的政府、農會，組織了自己的民兵武裝。崔二虎当了民兵，全家入了農會。周德光家的財產分給農民所有，人們再不向周家交租稞了，坪峪溝變了天下。令人惱恨的是这个大惡霸逃走了。一九四九年我大軍南下時，周德光受胡匪宗南的支持和供給，拉湊了一些慣匪、地主、兵痞、流氓組成一批土匪武裝，受任小禿指揮，周德光自称为團長，在伏牛山區、在坪峪一帶擾亂起來，到处燒殺。那年四月間一个早晨，他領了一百多匪徒包圍了坪峪小楊溝一帶的山村，民兵奮勇抵抗，但人少力弱，便掩護一些家屬，边打边退出來，剩下有三十來个老小家屬沒有來得及撤走，被周德光抓着，崔二虎的父親崔老柄也在里边。在小楊溝山口处，匪徒們用刺刀挑死几个民兵家屬，剩下的用机槍全部射死，鮮血染紅了小楊溝的河水。等民兵与縣大隊趕來時，他們已竄了，人們在尸堆里找尋自己的親人，哭聲震動山岳。崔二虎在一塊石头边找到了父親，他的肚子被打几个洞，还有口气。崔二虎哭着扶他時，他吃力地說了一句話：“二虎，給鄉親們報仇！”就死了。

想到这里，崔二虎气得渾身發顫，他咬着牙，把槍柄都几乎握碎了。

放心吧，我們一定給大家報仇！”这是刘連長堅決的回答。怒火也在他心里燒着。

“那你們快去吧！”老大娘在一边哭着結束她的話，“有周德光就沒有坪峪一帶的老百姓，天保佑你們抓着他。同志，可千千万万別叫他跑了呀！我回去啦。”老大娘站起

來說。

“放心吧大娘，跑不了他！”他知道老大娘是冒着兩家的生命危險來報告這消息的。周德光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家伙，而且非常狡猾。他不僅在那次包圍小楊溝的時候殺了一大批人，有幾次他還偷偷地派遣狗腿子潛伏到村子里來打黑槍，點房子。直到劉連長的部隊駐在這村里，而且剿匪獲得了成績，周匪才不敢露面。在這以前，也有幾次羣眾來報告過周匪的踪跡，但當他們追去的時候，周匪却早已溜走了。這次劉連長從大娘滿懷希望的眼光中，相信這消息是確鑿的。周匪敢這樣大胆叫羣眾給他送飯，也可能他估計部隊出去剿匪了，村里沒有解放軍，羣眾不敢對他咋樣。這樣，就得更得抓緊時機行動，乘周匪麻痹的時候給他一個出其不意的襲擊。

劉連長的身體還十分虛弱，但他相信一定能堅持完成任務。這時崔二虎正用焦急的眼光等待着他的吩咐。劉連長有信心地回答大娘。

劉連長問崔二虎：

“家里還有幾個民兵？”

“都跟着部隊去搜山了，還有三個，我去叫他們去！”

“別忙。你們走了誰看家？鄉里也需要武裝保衛！”

“這些家伙們叫攆得雞飛狗跳牆，連鑽老鼠洞還來不及，還敢到虎嘴拔毛！”

“可不敢麻痺。我想你們全去有點不妥當，第一，沒人看家；第二，那傢伙平時殺人過多，練就一手好槍法，民兵同志參加不久，經驗不多，弄不好會吃虧。”劉連長說。

“不怕，我一個人去。我熟悉那地方，周匪身邊又沒啥

人，我对付得了。”崔二虎坚决地说。

“我可以親自去一趟。”刘增年說。

“你？”他瞪大眼睛看着刘連長說，“那可不行，你病得身子这样虛，別說翻几十里大山，風也会把你刮跑！”

“不要緊，身子足可支持，可就是不知道路。你知道路，就咱倆去吧。”刘連長又对崔二虎說：“你給家里民兵交代一下，小心看家；咱們馬上出發，注意保密。”

“好！”崔二虎也不多辯。一步跨出門匆匆走了。

刘連長走到屋里，取下自己烏黑的三保險槍，把梭子裝滿子彈，換上双結实的半舊布鞋，紮緊皮帶。一陣緊張的動彈后，心里难受起來，才想起自己中午還沒吃飯，晚上要走几十里山路，不吃东西，如何支持得了！就拿个饅慢慢嚼着，咽不下就喝點水，勉強把它吞下去。

黑黑的云向南飛卷，雷吼風嘯，看样子很快要有一陣大猛雨。

刘連長吃个饅喝些水，揣好槍倚在門边。不一時，崔二虎背槍大步走來，他那英俊的臉上浮着怒容，眼睛炯炯放着光，腰圍子彈帶，槍尖不住在肩后擺動。刘連長猛地想起他第一次認識這小伙子的情景來。

那是進山來第一次追擊土匪時，被冲散的土匪潰逃着，部隊勇猛地追歼。這時在配合剿匪的民兵中，有个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手掂一把大砍刀，飛也似地冲上去，那快勁獐子也攆不上。一个滿臉鬍子的老土匪，眼看快被他抓着了，不防那家伙回身放了一槍，只見這小伙子一咕嚕倒在地上，大家都當他犧牲了，誰知當那土匪扭轉身沒有跑兩步，他就一蹿跳起來，兩大步竄上去，掄起大刀照着土匪腦袋狠劈下

去。那家伙就一筋头栽倒地上。等同志们赶到，这小伙子已微笑着摘下了土匪那支捷克式，他顾不得包裹自己胳膊上受的伤，就继续追起土匪来。这小伙子崔二虎后来就被选为民兵副队长了。

“走吧！”崔二虎招呼着，走到跟前。

“走！”

夜幕慢慢垂下来，闪电掣着刺眼的白光。两个人以急骤的步伐，消失在这无边的黑暗里。

一出这个小山村迎面就横着一道山，崔二虎在前领路，他像猴子一样轻快地向山上爬去，刘连长在后边紧跟着。翻过这座山，他的心就“通通”地跳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两腿生硬，好像被绑上一根木棍似的不能拐弯，汗珠从眉头上滚滚落下。他不禁吃惊了，因为只走了一里来地啊！其实，这一双腿，原本并不算坏，几年来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豫西，在反扫荡中，日夜不停地行军，一天也说不清走多少路。日日夜夜，刮风下雨，他总是轻捷地行进着，背双枪扛双背包，从没出过毛病。可是这十几场瘡疾却剥夺了他的走路能力。他拍拍自己的腿，心里说：伙计，可不敢出毛病呀！猛然，一道刺眼的闪电一掣，一个震人脑皮的炸雷在山谷上空怪响一下，整个山谷都被摇撼起来，霎时，猛雨倾泻下来，苞米籽大的雨珠，打在地上嘩嘩作响。

“刘连长，避下雨吧，等猛雨过后再走。”崔二虎说。

“好。”

借着闪电的白光，他们看见山跟前有一块突起的大石，就往石下跑去。刘增年被一块石头绊着跌倒了，崔二虎赶忙去扶他，连长刚一抬腿，一阵钻心的疼使他头昏。他咬着牙

緊走几步到了石头下，無力地坐在地上，汗水和着雨水从头上流下來。他摸着膝蓋，借閃光一看，鮮血順腿往下流。

“咋，摔坏啦？”崔二虎指着刘連長的膝蓋，吃驚地問。

“不，碰着老傷口了。”他輕聲答。

“碰破傷口，这咋办？”二虎焦急地問。

“不要緊，拾掇一下就中！”刘連長笑着回答，一边將襯衣脫下，緊裹着流血的傷口。

雨越下越大，看样子一時半時住不了。刘連長包好腿，問崔二虎：“离黑土峯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还有三十來里，今晚偏遇着这大雨，看多气人！”崔二虎說。

“呀！三十來里。那走吧，不能等雨停，今晚一定赶到！”这大雨或許对我們有好处。

“这……你身体支持得住？腿又……”

“沒啥，抓土匪要緊！”他一步跨出去。

兩人冒着大雨，在这黑暗与泥濘中，慢慢摸索着行進。猛雨打得他們睜不開眼，冷气襲人，使人有种深秋的感觉。崎嶇的山路，布满了荊刺、葛条与石塊，不断使他們摔倒。他倆穿过深及胸前的蒿草，踏过湍急的山溪，越过山嶺，衣服被挂破了，臉上、手上、身上被刺成無數条的小血道道。这些，他倆都毫不覺得，只是緊緊地挪動脚步。刘增年在想着这次要捉住这个匪首，对坪峪一帶的工作將是一个推進啊！所以他虽然癢着腿，但还是緊緊跟上了大步走着的崔二虎。

就这样一直走了半夜，一道大山橫在面前。崔二虎指指

这座大山对刘連長說：“这是奶奶嶺，翻过这大山再跨过沟就到！”

“那好，快走！”刘增年喘着气說。其实，这时他简直昏昏欲倒了，伤口麻木，兩腿像緩上千斤大石似的拖不動，每進一步，就費了自己生平所有的力量。他咬着牙使足勁抓着樹枝和葛藤，不是在走而是在爬。爬一節歇一会，費了小半夜的時間，才越过这道奶奶嶺。这时，雨已停了，風小了，山谷頓時靜起來，濃黑漸漸褪成了茫茫的淡白色，山路隱約可辨。

刘連長同二虎下了奶奶嶺，一道湍急的河流橫在面前，可以看見白色的浪花在激流中跳躍翻滾着，似乎帶着傲慢的挑战口气說：“看你們过得來！”

刘增年身虛体弱，对着这滾滾的流水確有些發愁，因為，这山洪，就是健康人也怕它几分。

“刘連長，咱們挽着手过吧，这水头緊。”崔二虎說。

“好！”他緊緊束腰的濕皮帶。兩個人緊挽着手臂慢慢探索前進。水并不深，只到胯处，但水流很急，人很难站住。忽然，一个浪头从刘增年背后冲來，他被打得失足跌倒，崔二虎奋力把它抗穩，才算沒有被冲跑。兩個人在水內搖擺着費尽了所有的力气，總算渡了過來。

兩人擰一下濕衣服，崔二虎指着前面一座灰蒙蒙的大山說：“这就是黑土峯，洞子就在半山腰处。”

刘連長抬起头一看，面前是十多丈高立陡的懸崖，別說是人，就是条蛇也难爬上这陡而滑的石壁。就問：“这怎么上？”

崔二虎說：“正面上不去，得从山后上，后坡斜些，又

長滿了花栗樹，可以爬上去。”

“那好，走吧！”

崔二虎領頭，順山根轉向山后，劉連長一看，滿山是樹，黑森森的。这里是人常年不到的地方，根本沒有路，滿山的花栗樹密密層層。这虽不是边疆的原始森林，也算是野獸鳥虫的世界。他們攀着樹干葛藤，踩着厚而松軟的樹叶，向半山爬去。

天快亮了，淡淡的白光透过樹叶的縫隙，鑽進这濃密的樹海里。早醒好叫的画眉鳥，若無其事地蹲在樹枝上，亮開清脆的嗓子“啁啾啾”地高啼；不远的山尖与山溝里，不時傳來狼嚎声。

穿过这片樹林，已到半山腰处，山勢比較平坦些，可以直起身子走路，从这里扶着岩石、葛藤轉到前山坡，一塊像鷹嘴样的大石，突起在半山处伸向空間，崔二虎小声說：“到了。”

劉連長一看，就奇怪地問：“哪有洞子？”

崔二虎輕輕走到尖石下，四周看了一会，又走了一圈，才發現附近有一叢青草像被人踏过，他輕輕分開这叢草，一個黑洞洞的洞口出現了。劉增年驚奇地想：敌人也就是会找地方，要沒有羣众的帮助，这可是不容易發現呀！

兩人一商量，決定進去捉活的。

劉連長扳開保險机，崔二虎也輕輕將子彈頂上膛，兩人屏着气息，輕輕举起脚來，再慢慢放下，摸了進去。

在洞里轉了兩個弯，一陣臭气扑鼻，令人作嘔；隨着一道微弱的亮光，映射在洞的石壁上。兩人輕輕伏下，向亮光处窺察。洞的尽头是个圓圓的深窟，有三間房那麽大，走下

坑去，是个不規則的梯子样的几塊石头。窟底攤个地鋪，是用野草鋪成，上边放兩条髒被子，靠石壁的鋪头处，是个半明不亮的烟灯。借着微弱的亮光，刘連長看見：烟灯兩边躺着兩個家伙，灯南边是个大个子，五十多歲，穿身灰綢單衫，乱蓬蓬的長头髮与連鬚，像猪鬃一样長在他那又扁又長的腦袋与長臉上，兩道搭拉的眉毛下，是一双小眼睛，黃眼珠不住在眼眶里轉動，眼皮也不住地扑閃，兩眼中间夾个鼻孔朝天的小鼻子，臉色黑青，面頰枯瘦，活像个死人。他的北边是个三十多歲的小个子，也是面色焦黃，瘦骨嶙嶙，嘴唇慙得比鼻子还高。這時他正在晒着嘴唇，兩只手在撥弄着二料烟灰，在掌心吐點唾沫使散灰凝結起來，又用食指揉搓一陣后，用烟針扎在烟壺里，对准灯头貪婪地吸起來，隨着“嗤嗤”的响聲，鼻內、口內噴出兩道白氣。他伸了个懶腰向大个子說：“大叔，这几天我咋也沉不住氣，心驚肉跳，怕有啥不吉利吧？”

大个子扑閃着眼皮說：“別胡思亂想。咱才前天到這里，又是這么个地方，共產黨是神仙也不會知道。”

又像是安慰似的說：“要是送飯那家把咱露了，只要咱兩人中还有个能逃出，非把這一家滅絕不行，咱現在不能白天殺人，就不能夜里去點火！我估計他不敢。”

小个子啞啞嘴在揉弄着三料烟灰，停会歎了口氣：“哎，托天保佑，腦袋還不要緊，可是整天光串山林，鑽洞子，跟山老鼠一樣，也不是長久之計呀！山洞能鑽一輩子？”

大个子扑閃着眼皮慢慢說：“你算算：任師長被俘，副師長死了，一營正規國軍垮啦，就算胡秉臣那家伙滑些，槍响不照面，轉來竄去，才算保住几十个人。眼下，全伏牛山

區除他哪還有咱的隊伍？不過這不打緊，這日子不會長，等國軍回來，小九，那時候，哼！不把他們斬盡殺絕我就不姓周！”他咬着牙，黃眼珠由於激烈地轉動快要出血了。

“不過，一時回不來該咋辦？不能光呆在洞里等死，得設法活動。”小个子噙着嘴，顯出着急的樣子。

“我也這樣想，光躲不是辦法。我打算好了，胡秉臣那幾個人也沒指望了，干脆走遠些。憑咱這金條、銀洋是能走遠的。第一步先到老龍嶺，從那到西安去，那里我還有幾個朋友，通過他們的關係找點職業，掩蔽着身份，再聯絡人進行活動。”

“啥時走？”小个子問。

“今天就走，等老头來送飯吃點飯，捏死他咱走，不能留個活口走漏消息壞咱的事。你吸罷烟就去接着，見機行事。”他凶狠地閃着眼皮說。

“不准動！”石崖上出現兩個烏黑的槍口，隨之，是兩聲雷吼的聲音。這下可把瘦小子嚇呆了，烟壺從嘴里掉下來，哆嗦着舉起了手。周德光也被這意外的吼聲吓得肝胆破裂，但他就地一滾，撲滅了燈，伸手掂着枕邊的手槍。崔二虎早抑制不住復仇的怒火，扳動槍機“叭——”一顆子彈飛了出去。

“捉活的！”黑暗中傳來劉連長短促而有力的聲音。隨着“咚”的一聲跳了下去。崔二虎也一手持槍，一縱身跳下去了。

周德光一輪手槍“叭！叭！……”一梭子彈從劉增年的身旁穿過去，石梯上碎石飛迸。劉連長以急速的動作，一脚踢飛周德光的手槍。吓昏了的小个子，直楞楞地舉着手，當

崔二虎有力的大手捉着他時，他才驚醒過來，用力掙扎着。

洞內灰烟四起，四個人翻滾扭打成一團。

劉增年一天沒吃飯，又經過長途跋涉，非常疲乏；周德光也由于長時間鑽山洞，也是少氣無力，所以兩個人打個勢均力敵，都是用盡全力想制服對方。周德光拼命想掙脫；劉連長則用力壓着他，不讓他翻過身，一邊用力掐着他的脖子，不讓他有還手的工夫。猛地劉連長的傷口被周德光蹬了一腳，鑽心的疼使他全身痙攣了一下，周德光乘機爬起來，也顧不了拿槍，三、兩步跨上石梯，一溜烟竄出去。劉增年提著槍，忍疼追趕出來。

這時崔二虎跟小個子在扭打着，小個子雖然不是敵手，但他仍瘋狂地掙扎。這時崔二虎發覺周德光跑了，心一急，一手掐着小個子的脖子，舉起鐵錘樣的大拳頭，照着小個子的頭上臉上，狠狠打去，一連十幾下，打得這小子鼻口噴血，昏了過去。崔二虎解下帶在腰里的繩子，把這家伙連腳帶手捆個結實，拾起周德光與瘦小子的兩把手槍，也沖了出來。

一爬出洞，周德光就向山後坡的樹林里跑。劉連長緊追著，生怕周德光鑽進樹林里，就舉槍向周德光“叭！叭！”打兩槍，子彈從周德光頭皮上飛過去。那家伙狗急跳牆，用胳膊和兩手抱著頭，一下躺倒，順著十多丈高立陡的山崖，咕嚕嚕滾了下去。

劉增年一看，周德光像石頭樣滾下懸崖，他不禁遲疑一下，但他馬上問自己：能叫這罪太惡極的土匪頭子跑掉嗎？不能！死也不能叫一個土匪頭子在一個共產黨員面前漏網！於是，他心一橫，一手提槍，咬緊牙圓睜兩眼，一縱身“刷”地一聲自十多丈高的山崖上滾下去。他覺著被什麼東

西挂一下，身子在半空晃荡几下，脑子“嗡”地叫了一声，昏了过去。一小会后他醒过来，用肘支起身子四下一看，周德光离自己有百十步远，正在一瘸一拐向山后逃去。他站起身来就追，一抬腿像紮了根一样，苦抬不起，低头一看，卜壳枪掉在离他十来步远的草里，他爬过去拾起来，欠起上身，忍着全身刺心的抽痛，瞄准周德光扳动枪机，“叭！叭！……”十几颗子弹飞出去。周德光一头栽在地上，他自己也迷



李士侶插圖

迷糊糊地倒在地上。

崔二虎一冲出洞，四下一看什麼也沒見。他有些詫異：人跑到哪里去了？正疑惑時，聽見山崖下一陣槍聲，他扳着小樹探身向下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：劉連長倒在地上，一百多步外躺着，周德光。他用手拉拽着一根往崖下爬的粗葛條，背起步槍，揷起手槍，曲着腿順着光滑立陡的石崖一出溜滑了下去。離地几丈高的崖縫處長着一棵小松樹，他剛好抓着樹枝，身子緊倚着石崖，安全地滑到山下。緊走几步，扶起連長來，一邊輕聲問：“怎麼樣？怎麼樣？”

劉增年睜眼一看，見是崔二虎，就問：“周德光跑了嗎？”

“沒有“不是你把他打死了嗎？”他指着周德光躺的地方說。

“咱去看看。”劉連長微笑着。崔二虎扶着他，兩人走到周德光身邊一看，周德光還沒死，睜着眼睛呼呼，大腿被子彈穿了几个洞，往外直流血，臉黃得像一張黃表紙。

崔二虎笑着說：“東家，你算去不了西安啦！”

劉連長問：“那個呢？”

崔二虎說：“在洞里綑着哩！”

“去把他押下來！”劉連長說。

“來，我給你把膀子包一下，直流血。”

“不用，是挂破了，我自己包，你去吧！”

有小半天工夫，崔二虎把小个子押着走來。

“叫這個扶着他走！”劉連長命令。崔二虎把瘦个子騰鬆了綁，瘦子攙扶周德光。他哼着不動，崔二虎一把把他抓起來說：“委屈點，沒有人抬兜子叫你坐，不是那幾年

了！”他才哼着一瘸一拐地走起來。

崔二虎背着槍，一手提著張著機頭的手槍，在後邊押著。劉連長走在最後。

“轟轟！格格！”遠山傳來隱約的槍砲聲。耳朵銳敏的劉連長，首先聽到這熟悉的声音，就站住問崔二虎：“聽，哪裏槍聲？”

崔二虎站在山的較高處聽了聽，笑著說：“在白樺山一帶，正是部隊搜剿的地方。好呀！，這狡猾的胡秉臣可跑不了啦！”

“走吧，別豎起你那耳朵聽，這既不是你們的‘國軍’，也不是你們的後台美國，他們永遠也不會來了，天下永遠是人民的！”劉增年瞪著周德光說。那家伙低下那顆扁腦袋。

雨後，天氣格外清朗，那葱綠的山頂上飛著薄薄的雲彩。芳香的百花開遍山野。畫眉鳥在大聲歌唱，它們好像都在慶賀這兩位英雄為坪峪人民除掉了大害。